

吳戈

菲華社團研究：進展、局限與前瞻



吳戈談僑

菲律賓華僑人社團，歷來是觀察菲華社會變遷的重要窗口。正所謂「一見一斑而窺全豹」，社團組織的興衰沉浮，往往折射出整個族群在居住國的生存境遇與發展態勢。而菲華社團研究，作為菲律賓華僑華人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，其學術進展與研究困境，值得我們深入審視。

回望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以降，菲律賓國內的華僑華人研究進入了新的歷史發展期。高校教授、華報同仁、華校校長、專欄作家，共同構成了研究的主力軍。儘管菲律賓政府並未設立專門的華僑華人研究機構，但民間力量的自發集結，仍催生了若干值得稱道的研究成果。菲律賓華裔青年聯合會(Kaisa)及其會刊《橋》《融合》，洪玉華、吳文煥等學者關於政治認同與社會融合的系列論著，邵建寅先生關於「鮭魚情結與茉莉花情結」的精彩譬喻，均為菲華社團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礎(沈紅芳，2009)。國內學界對菲華社團的研究亦成果不菲，莊國士、李明歡、施雪琴、朱東芹等學者從不同維度切入，為這一領域貢獻了頗具份量的學術見解。

然而，若將目光投向菲華社團研究的整體圖景，困境亦清晰可見。囿於外部環境及資料獲取之限，加之田野調查的匱乏，研究的持續性明顯不足。菲華社團研究多仰賴民間自發力量，缺少政府財政支持，難以形成規模效應，相關觀點分散乃至對立，缺乏必要的理論工具作為指導(沈紅芳，2009)。更令人扼腕的是，囿於史料的零散與塵封，許多曾在菲華社會發揮過重要作用的社團，至今未能進入研究者的學術視野。那些活躍於上世紀中葉的同鄉會、宗親

會、商會，其章程、名冊、會議記錄、活動影像，或散佚於私人之手，或湮沒於庫房角落，成為學術史上無聲的缺席者。

困境之中亦孕育著新的可能。當今時代，隨著大數據與人工智能等技術在學術研究領域的廣泛應用，史料獲取的便捷化為菲華社團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機。中外檔案文獻、報刊資料與研究成果的數字化程度不斷提高，研究者得以借助各類數據平台和智能檢索工具，更為高效地收集一手史料(《學習時報》，2026)。這使我們有條件將研究視野聚焦於新移民社團——那些由「新僑」組成的同鄉會、商會、校友會，正在改變菲華社會的既有格局。新老移民之間的隔閡與磨合，新社團的組織模式與文化調適，均是亟待開掘的學術富礦。

面向未來，菲華社團研究需要多管齊下。發現、培養研究新人，鼓勵更多年輕學人投身這一領域，是學術傳承的根本。注重田野調查，走進社團會所，訪談耆老與新銳，在活態的社交通訊網絡中獲取第一手資料，方能使研究接地气、有溫度。同時，應善于借助社團的網絡資源與經濟資源，擴大民間力量進入社團研究的行列，適時召開交流研討會，集眾智慧，續結新果。歸根結底，菲華社團研究既要「佔有史料」，更要「創造意義」——在研究菲華族群如何通過社團組織實現自我整合、與主流社會互動對話的過程中，為民族「融合」提供歷史鏡鑒與現實啟迪。這，或許正是我們這一代研究者的學術使命。

筆者深切期待，菲華社會之有識之士能夠挺身而出，組織新的研究團體，匯聚民間學術力量，鼓勵更多有心人投身菲華社團研究的寫作與投稿。以草根之力，補廟堂之缺，讓那些被塵封的社團故事重見天日，讓菲華研究的新火在民間生生不息。

洪加勇

千年雪峰 禪韻深遠



特稿

雪峰寶剎越千年，璀璨招提沐紫煙。洗心泉畔，三間茅棚，雪峰義存禪師，朝起農耕，晚來禮禪，明月松風亦不知，他一肩擔起雲門法眼兩宗之源。

據史載：在宋元全盛時期，楊梅山是閩南地區的佛教聖地，寶剎林立。山巔有慧泉寺，山麓有本山巖，山北有西真寺，西南有太湖巖，共有10多座寺宇，像眾星拱月般圍繞著雪峰寺，形成了北有五台，南有雪峰之說。雪峰寺曾一度是福建省佛教協會會址。

公元894年，落日的餘輝灑落松間。一位法名為義存的高僧，獨自走進蒼茫群山。自此一孤獨，一間茅棚，一位為父母守孝的老者，開啟了一個寺院的輝煌與燦爛。而于義存禪師的面前，只有巍峨楊梅，朝起農耕，晚來無茶參禪；義存禪師的背後，則是雲門法眼宗源，激箭禪道，海深天險。從此，這裡成為了禪家的聖地，竹舍梵香，清泉漱石，禪在心間。

公元1243年，天錫樗拙和尚循山間小路，走向349年前的茅棚，在雪峰義存禪師父母墳前依山築樓，築庵梵修。「冷冷清清雪，茫茫杳杳峰」，道盡佛法之莊嚴，此地之清淨，從此雪峰禪寺的禪香一燃就是千年，開始了教化一方的弘法歷程。

時至公元1886年。南安籍大居士林甫，從漳州南山寺出家，圓戒歸途中經楊梅山，禮禪雪峰寺。見千年道場，殿宇傾頹，佛像剝落，遂起重興道場，于此終老之志。公元1891年，經南安鄉紳禮請佛化老和尚住持雪峰，弘宗演教，做法先賢，倡導農禪，使禪法興盛于閩南。以至近代閩南宗門之法嗣，皆多蒙教導。

雪峰寺依山而建，分前後殿堂，前殿為單簷歇山式，兩旁建有鐘鼓樓。後殿為重簷歇山頂樓閣式，主殿兩邊也因地形建造閣樓，規模闊大。整座寺宇，高低錯落，極為壯觀。進入前殿，兩高旁四尊菩薩是四大天王，步入後殿是大雄寶殿，又稱萬福堂。明代大書法家張瑞圖題寫的「法界藏身」匾額高懸其上。

大殿上供奉釋迦牟尼、觀音菩薩等十多尊大佛像，上方懸掛的一方「是什麼」牌匾，至今已已有兩百多年歷史了，其禪意深遠，令人深思。

常言道：地為人重，人以地傳。作為閩南名剎的雪峰寺，這裡彙集著諸多佛教經書、歷代高僧大德的珍貴著述。尤其是弘一大師先後兩次住錫雪峰寺，留下了彌足珍貴的題匾和不朽詩文。站在雪峰寺樓閣上，左有鐘樓，右有鼓樓，俯望山下「五僧朝佛」峰巒，放眼東溪流水，耳聽松濤陣陣，令人心曠神怡，神遊其間。

寺後的石構造晚晴亭，亭中立有一匾，翔實記載著弘一法師曾兩度住錫雪峰寺。尤其是偕同太虛、芝峰二位大和尚把盞

暢敘，論法參禪，吟詩作詞，留下佛門佳話。亭匾三字及亭左右聯聯云：「千古江山留勝跡，一林風月伴高僧。」均為中國佛教會長趙樸初所題。晚晴亭右前方，摩崖岩石上有「法水長流」四字，岩石下有一個深六丈、周圍九丈餘，石欄環繞的般若池。池水引山泉注入，澄澈、清涼，令人身心愉悅，安然祥和。

沿放生池圍牆小徑穿行，白石壘壘，苔蘚蒼蒼。壁中有一石，形如芭蕉，上刻隸書「芭蕉阪」三字，四周林木蒼鬱，綠水清盈。寺前內兩山門之間一側的下方，在巨岩壁間刻有「洗心泉」三字，從巖壁下湧出一股清泉，泉水潺流不息，清冽甘甜，自石下湧出水聲潺潺，猶如琴聲。「洗心泉」上方有一條逶迤「緩步徑」可通往慧泉寺，離雪峰寺僅百十米。山花迎笑，鳥語低吟，清靜幽深，徘徊曲徑，心境怡然，獨具意蘊。

雪峰「八趣」，風光旖旎，意境橫生。其一是指「開窗當月晚，倚檻聽鶯鳴」的「晴窗晚日」；其二是「林間風色動。冉冉落香花」的「花塢晚霽」；其三是「峭壁倚巖阿，松筠掛薜蘿」的「薜蘿凝煙」；其四是「清風開戶牖，晚氣自生涼」的「北牖涼風」；其五是「披襟深夜坐，松露邑莓苔」的「苔階露露」；其六是「涼風盈殿閣，皓月滿山樓」的「山樓夜月」；其七「石竇鳴泉」，其八是「空庭蕉雨」，前人均留下題詠。

雪峰寺跟宰相有不解之緣。明代萬代年間有兩個宰相皆曾遊覽雪峰寺，均留有傳世詩作。葉向高詩云：

雪裡流石髓，谷口見仙家。
不斷四時雨，常飄六出花。
林穿寒漱玉，壑渡晚凝華。
欲作錄源客，窮探路轉除。

葉向高詩中的「梅山漱玉」從此成為雪峰寺的代稱，此詩載於《雪峰寺志》。而另一個宰相史繼偕也曾詩云：

寺名雪峰冠茶葉，僧傳四景自天成。
一阿上下樹林翳，遍處高低霧蒸。
玩月樓中光已露，焚香爐內意先傾。
重遊問佛知何日，微笑予心在帝城。
此詩深刻道出山中「四景」之美韻，由此可見，雪峰寺自古遐邇聞名。

民族復興，文化先行。雪峰宗風，相繼千年，義存禪法，利益十方，讓更多人重溫了中華優秀文化的恢弘與壯麗。放眼雪峰梵宇光明，殿堂莊嚴典雅，自是招提璀璨。宋代大儒朱熹的題聯：「地位清高，日月每從肩過，門庭開豁，江山常在掌中看。」，更是把雪峰寺的環境風貌及佛家的身心禪懷盡融聯意中了。漫步其間，聆聽溪水、泉聲，身後竹林松柏，清淨幽遠，令人心曠神怡，遐思悠遠。行文至此，詩性盎然，亦附詩一首：

雪峰寶剎越千年，璀璨招提沐紫煙。
朝起農耕臨聖地，晚來問道入祥天。
行歌梵界雲門境，坐誦菩提法眼篇。
佛偈彌新催漸悟，緇塵未染好參禪。

黃國鵬

美伊第二輪談判 為何遲遲沒有消息？



鵬陳萬語

在離兩周停火失效前夕，特朗普政府經過反覆覆地考量後，還是決定派出代表赴伊斯蘭堡。

但是，伊朗方面卻仍未宣佈將派代表赴約，這場關乎中東局勢走向的關鍵對話，因雙方的深層矛盾陷入僵局。

4月20日，伊朗最高領袖穆塔巴、總統佩澤希齊揚及議長卡利巴夫的強硬表態，揭示了伊朗在談判中的核心訴求與底線，而美國「不談判就轟炸」的威脅則進一步加劇了緊張氛圍。

這場博弈背後，是歷史積怨、戰略博弈與地區秩序重構的複雜交織。

伊朗最高領袖穆塔巴的聲明劃定了談判紅線：追究戰爭責任與賠償、推進霍爾木茲海峽管轄新階段、整合地區抵抗力量。這三大主張直指美國及其盟友的中東政策，彰顯伊朗以強硬姿態維護國家安全的戰略選擇。

總統佩澤希齊揚更直言對美國的「長期、深層不信任」，強調「履行承諾是對話基礎」，折射出伊朗對過往美國背棄協議的深刻記憶。

握有實權、有革命衛隊經歷和背景的議長卡利巴夫的警告則更具攻擊性，直斥特朗普試圖將談判桌變為「投降桌」，並宣稱伊朗已為戰場新動向做好準備。

這些表態表明，伊朗將談判視為實力較量，拒絕在壓力下妥協，並做好了長期對抗的準備。

美國「不談判就轟炸」的威脅未能迫使伊朗讓步，反而暴露其戰略困境。

特朗普政府面臨國內外雙重壓力：國內對長期戰爭的反感、軍事資源分散于多場衝突，以及國際社會對和平的普遍呼籲。伊朗的霍爾木茲海峽管轄威脅直擊美

國經濟命脈，而地區國家態度的微妙變化更削弱了美國的籌碼。

巴基斯坦在調解中的積極角色，以及伊朗與地區國家強調「自主安全」的共識，正逐步瓦解美國主導的中東秩序。美國的強硬路線在地區日益孤立，缺乏實際效力。

作為關鍵調解方，巴基斯坦外長與伊朗的溝通凸顯了地區國家自主解決爭端的意願。伊巴高層的會晤強調「地區安全應由地區國家保障」，折射出中東國家對美國霸權的集體反思。

儘管口頭緩和和信號頻現，但歷史教訓使各方對協議執行保持警惕。真正的突破需要超越口頭承諾，建立可監督的機制與互信基礎。巴基斯坦的角色不僅是傳話者，更是推動地區國家構建獨立於美國的安全框架的催化劑。

當前僵局的根源在于美伊互信的徹底崩潰，美國過往的單邊行動與違約行為，使伊朗將談判視為潛在陷阱。

伊朗的強硬姿態既是維護尊嚴的策略，也是凝聚國內強硬派、穩固新領袖權威的必要之舉。

由此可見短期內，談判難以取得實質性進展。但地區國家求穩的共識，以及國際社會對衝突外溢的擔憂，為未來埋下了和平的伏筆。若巴基斯坦等調解方能促成停火協議的落實監督機制，逐步重建互信，僵局或現轉機。

伊斯蘭堡的空蕩談判桌，映照出中東和平的曲折之路。在歷史積怨、地緣博弈與戰略對峙中，唯有以機制取代強權、以互信化解敵意，才能讓和平真正降臨這片飽經戰火創傷的土地。未來的關鍵，在于地區國家能否攜手走出美國霸權的陰影，書寫屬於自己的安全篇章。

胡濟衛

記遊老樂山



特稿

老樂山自古為道家聖地，有「南有武當山，北有老樂山」之美譽。

未入山門，先見一「樂」字，以石為骨，以山為屏，巍巍然立在南麓。這篆書變形的山門，遠望是字，近觀是殿，三道朱紅的橫樑如流霞棲止於青石之上。導遊小姐說，那紅是木，是柔；這石是鋼，是硬，一柔一剛，便是道家所求的化境了。我默立片刻，山風過耳，恍惚覺得那並非門戶，倒像一冊巨帙古籍的扉頁，等著來人輕輕揭開。

入門，便是如意湖了。一泓碧水，靜得叫人不敢大聲，生怕驚動了水下巡守的傳說——那三條護佑一方的神龍。水面將整片「花海梯田」倒擁入懷，東山坡上，杜鵑與月季潑灑出大塊大塊的粉紅；天人菊與金雞菊，則像是誰打翻了調色盤，將明艷的橙與黃，恣意點染在層層綠意間。沿著柳岸花徑緩行，左邊是清可見底的湖水，魚群曳尾，劃開粼粼的天光雲影；右邊是綿延的花圃，風過處，送來一陣清甜又一陣幽酸，辨不出是哪種花香，只覺得五臟六腑都被這氣息滌蕩得空明起來。

山路漸深，景色便由明媚轉入幽邃。一片奇異的林子攔住去路，葉如掌，色金黃，形制竟酷似舊時的黃馬褂。這便是「馬褂林」了。傳說康熙帝的黃馬褂被仙風拂上樹梢，御口一諾，便成就了這一山搖動的金黃。

我拾起一片落葉，對著日光細看，那清晰的葉脈，確像錦繡上的紋路。這傳說真假莫辨，但草木有靈，得了帝王的封贈是虛，得了遊人的驚歎與遐思，倒是實在的。

再往上，山勢陡了起來，道觀的飛簷開始在蒼翠松栢間隱現。

遇真宮踞於一處高台，背倚一道山脊，名曰「龍脊」。對面的山崖，據說形似展翅的鳳凰，此地便是「龍鳳呈祥」的寶地了。

宮觀不大，香火卻盛，真武大帝的法相莊嚴沉靜。殿內光線幽暗，唯有長明燈一點如豆，映著「福、祿、壽」三星模糊的笑臉。香客們低聲禱告，將那虔誠的功德輕輕投入箱中，再於殿前撞響銅鐘。鐘聲渾厚，一波一波盪開去，彷彿真能上達天庭，與山谷的迴響融在一處，分不清是塵世的願，還是天界的答。

離了宮觀，意欲登頂，便踏上了那傳聞中的「步遊道」。

石階蜿蜒，沒入林靄深處，據說這步道有九千九百九十九級，取個「長久」的吉兆。行走其間，方才真正領略此山之

「老」。腳下所觸，時有異樣，經導遊指點，才知道那嵌在石階中的，竟是億萬年前的樹化石。灰褐的質地，堅硬如鐵，卻分明是樹木的年輪與肌理。手指拂過，冰涼一片，時光便在此壓縮、凝固，讓人頓覺自身的渺小與倏忽。路旁崖壁上，一株古柏掙扎而出，根須緊咬著巖縫，枝幹卻虬曲倒懸，形成一種驚心動魄的「醉」態。它在此懸掛了千年，看慣了雲起雲滅，這份倔強，倒比那端坐殿中的神祇，更令人心生敬畏。

走走停停，氣喘吁吁之際，忽見前方殘垣一段，亂石堆疊，蜿蜒於山脊。這便是楚長城了。沒有八達嶺的雄渾齊整，只有野草漫過膝頭，苔痕浸透石骨。它靜臥於此，如一條力竭而眠的老龍。撫摸粗糙的牆石，那傳說中用以粘合的糯米粘土早已風化，但石塊的咬合依然緊密。站上牆頭，四野空闊，遙想當年金戈鐵馬，烽燧傳警，如今只剩山風浩蕩，吹得人衣袂翻飛，滿腔懷古的幽情，無處著落，便也化作一陣風散了。

及至山頂，豁然開朗。兩座現代的鐵塔略顯突兀地矗立著，像是時光錯落的印記。但視線越過它們，極目遠眺，淮北平原如一幅巨大的青綠畫卷，在腳下無邊無際地鋪展開來。來時路已隱在蒼茫之中，唯見群山如黛，拱衛四周。玉皇殿就在最高處，俯瞰著三界十方。此處風聲最厲，呼呼吸響，彷彿萬千神祇與先賢的魂魄，正乘著這股氣流，呼嘯往來，談論著那永恆的天道與人事。

我忽然想起山門口那對聯：「攬黃河臨江淮潤澤福地，牽伏牛引桐柏雄踞天中。」此刻身臨其境，方覺其氣象。老樂山不奇峻，不險絕，它像一位深藏不露的智者，將道家的玄妙、歷史的層疊、自然的生態，從容地融合在一處。李白在此學禪，歐陽修在此訪道，顏真卿的浩然之氣浸潤著北泉寺的隋唐唐柏，就連那重陽登高、消災祈福的民俗，也由此發源，蔓向九州。

下山時，夕陽將西天染成一片溫暖的橘紅，給群山鑲上金邊。

回望來時那座篆書山門，在暮色中成了一個幽深的剪影。老子當年在於此盤桓三載，悟道而「樂」，山遂得名。我這一日之遊，所樂何在？樂在花海之爛漫，樂在古木之頑強，樂在歷史之深沉，更樂在此山吞吐古今、包容萬有的那份靜氣與從容。

山門在身後緩緩閉合，而那一個巨大的「樂」字，卻彷彿印在了心頭上。此樂，大約便是與天地精神相往來，於紛擾塵世中，覓得片刻澄明與自在罷。

本論壇投稿郵箱：siongpoforum@gmail.com